

●《HOPE：逆襲希望港》9月10日正式登陸香港。

# 《HOPE：逆襲希望港》風格大膽瘋狂 羅泓軫揭開電影神秘面紗

在憑借《追擊者》《黃海殺機》《哭聲》奠定韓國影壇大師地位後，導演羅泓軫時隔多年攜新作《HOPE：逆襲希望港》重出江湖，入圍第79屆康城影展主競賽單元。日前，《HOPE：逆襲希望港》成為香港夏日國際電影節開幕片，羅泓軾出席首映禮並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，全面揭開了這部電影的神秘面紗。從外星生物的創作構思到白日追逐的視覺實驗，從開放式結局的哲學深意到對續集的野心構想，羅泓軾向觀眾呈現了一個充滿未知與希望的宏大敘事藍圖。

●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丁寧 圖：夏日國際電影節供圖



●《HOPE：逆襲希望港》導演羅泓軾  
記者丁寧攝



●導演指白天的場景會讓CG特效的製作難度和工作量變大。

元素，充滿西部片質感。



電影《HOPE：逆襲希望港》講述了一個偏遠漁港小鎮遭遇外星生物入侵的故事。故事發生在二十世紀七十至八十年代，寧靜的沿海村莊「霍普港」。警察局長范錫（黃晸珉飾）與警員成愛（鄭好娟飾）被派往調查離奇的動物虐殺案，卻發現作案者是某種體型龐大的未知生物。同時，暴躁的獵人成基（趙寅成飾）帶隊進山試圖獵殺猛獸，反淪為獵物。隨著怪物真容浮現，恐懼在村民間蔓延，這場生存殺戮逐漸演變為揭露人性排外心理的殘酷試煉。

## 開放結局中的無盡想像

談及影片中外星人的創作構思時，羅泓軾強調，整個設計過程最核心的關鍵詞是「Perspective（視點）」他表示：「我們既要展現觀眾的立場，也要呈現人類與外星人雙方各自的立場。」在故事前期，人類對外星人一無所知，產生了諸多猜測。「一開始人類無法識別這個生物，因為地球上沒有同類物種，便判定它是外星人。隨着劇情推進，從開頭到結尾，外星人會在人類的視角下不斷變化，更多外貌細節逐步向觀眾揭開。」而團隊在設計外星人模型時，其外貌、行為表現都必須匹配預先設定好的詳細背景故事，羅泓軾亦確認這些外星生物擁有情感和專屬語言，劇組在外星語言的設計和氛圍營造上投入了大量心思，「要讓觀眾感受到這是一個真正的外星文明，而不是簡單的怪物」。

《HOPE：逆襲希望港》的結尾，外星飛船降臨在這個小鎮的上方，這是一個開放式的結局，它和片名「希望」之間的關聯，該如何進行理解？羅泓軾指出：「希望之所以存在，正是因為事情尚未成功。倘若結局一切圓滿塵埃落定，那就不再存在希望。希望就來自於未知的未來。」基於此，他認為結局所傳遞的「希望」是整部電影情緒力量最強的部分。影片畫面停留在白晝的末尾，沒有繼續演繹當夜晚降臨後外星人和人類互動，羅泓軾表示，這是有有意為之：「觀眾可以站在客觀角度想像後續：危機如何化解、人類該懷揣什麼希望繼續前行。當夜晚降臨，存在着多重可能性，這就是開放式結局的用意。」這種處理方式讓《HOPE：逆襲希望港》超越了單純的類型電影，而昇華為一部關於人類處境與未來可能性的哲學寓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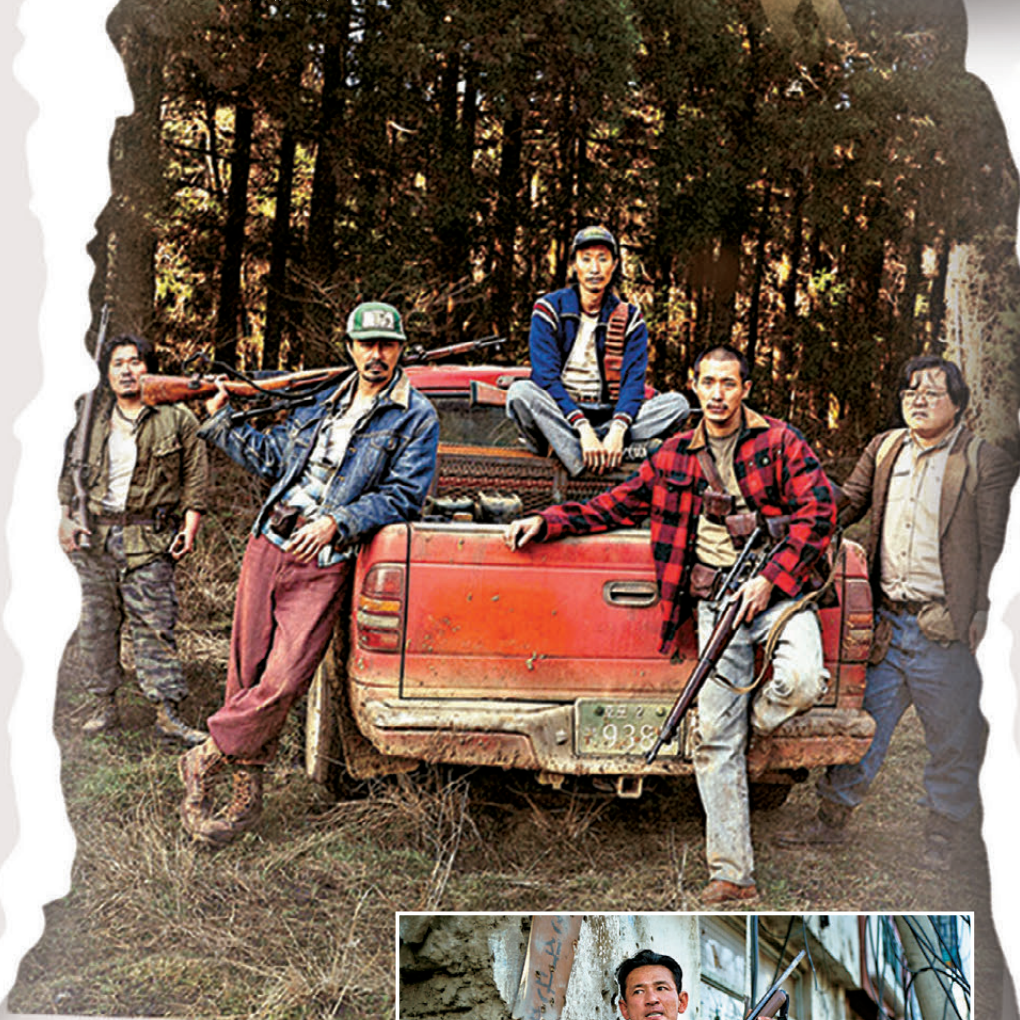
## 虛構空間的集體凝聚力

影片中的小鎮陰冷潮濕，羅泓軾是如何構思這個小鎮？他回答道，小鎮設定在靠近朝鮮非武裝地帶（DMZ）的漁港，但這是一個完全虛構的空間，而他選擇這樣的設定核心是營造與世隔絕的孤立感。「狹小封閉的環境之下，外界沒有救援力量，倒逼當地居民彼此靠近，互相扶持，擁有很強的集體凝聚力。」雖然故事設定在DMZ區域，但該地區不對外開放，無法實地取景。劇組借用了現實中真實小鎮進行拍攝，但故事舞台本身100%為虛構。這種虛實結合的處理，既保持了故事的現實質感，又賦予了創作者最大的想像自由。

關於電影的類型，羅泓軾表示，《HOPE：逆襲希望港》本身並不算是一部傳統意義上的驚悚片，他希望觀眾能夠享受這個電影的娛樂性。但曾拍攝過《哭聲》等驚悚片傑作的羅泓軾，分享了自己眼中的驚悚片內核，他認為廣義驚悚片的核心任務，是打造一種「既有創意，又能夠打動觀眾的敘事體驗」。這一定義跳出了單純的驚嚇與懸疑框架，更側重於敘事的創新性與情感穿透力，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何《HOPE：逆襲希望港》會在科幻、倫理與心理劇的交叉地帶遊走。羅泓軾追求的並非腎上腺素的短暫飆升，而是試圖通過一個高概念的外星接觸故事，讓觀眾在緊張的氛圍中，對人類自身的處境、偏見與希望進行長久的審視，這種對類型元素的解構與重組，正是羅泓軾作者性最鮮明的體現。

《HOPE：逆襲希望港》將於9月10日正式登陸香港院線，非常值得觀眾走入電影院觀看。日前在康城影展首映及韓國上映後，電影獲得極佳的口碑，《上流奇生族》導演奉俊昊在看完後直呼：「我到底看了什麼？」他盛讚《HOPE：逆襲希望港》是「一部充滿膽識與瘋狂、徹底爆發的電影，展現出電影藝術最壯觀的奇景。」《破墓》導演張在現透露自己已二刷電影，稱讚羅泓軾的作品最迷人的地方在於「過程」——即使身處信息碎片化的時代，仍能讓觀眾完全沉浸於故事之中。導演李滄東的評價更為激進：「是一部瘋狂的電影！」他認為《HOPE：逆襲希望港》的「類型本身就是羅泓軾」——「一般類型電影都會遵循既定類型語法，但羅導演打造出的世界，始終保有徹底韓國化的空間感，以及韓國人的生活樣貌。」權威影評人李東鎮給出四星（滿分五星）評價，形容本片「就像一場巨大的高潮，在混亂失序中大膽奔馳」。國際媒體同樣好評如潮。BBC影評人Nicholas Barber給出四星評價，稱影片「在保持全速能量的同時穿梭於多種類型之間」，更將其稱為「2026年必看的怪獸電影」。

●電影由趙寅成（前左一）等人傾力演出。



●羅泓軾表示，《HOPE：逆襲希望港》本身並不算是一部傳統意義上的驚悚片。



●《HOPE：逆襲希望港》使用村鎮加警察主角的組合。

## 導演正在思考續集的可能

羅泓軾出席《HOPE：逆襲希望港》首映式後，與觀眾進行了現場問答。關於這部電影的構思，羅泓軾表示，《HOPE：逆襲希望港》的創作萌芽早在拍完《哭聲》之後就已萌生。「我隨即開始設計構思、撰寫劇本。」然而項目中途遭遇疫情，整個電影行業陷入停滯，直到2022年項目才正式啟動運轉，2023年開展拍攝工作，2024年進行後期製作，整體周期十分漫長，疫情對項目造成了不少影響。而從康城影展回到韓國後，羅泓軾對影片又做了多處整體性修改。最終成片總時長相比康城版本縮短約3分鐘。「不只是簡單剪掉鏡頭，是對全片後期做整體調校：3D畫面、調色、CG特效全部重新打磨。」片中木匠角色相關戲份的氛圍、部分場面鏡頭也進行了微調。羅泓軾解釋，康城參展時間緊張，「很多後期效果當時並未打磨至最終完成狀態」。

有觀眾提到，影片中大量馬匹、步槍熱兵器元素充滿西部片質感，羅泓軾回答道：「我年少時觀看過很多荷里活電影，深受其影響，會不自覺把過去接觸的荷里活電影元素融合到自己的創作當中。」這種跨類型的元素混搭，為《HOPE：逆襲希望港》增添了獨特的敘事質感。被觀眾問及為何大量追逐對抗戲份設置在日光之下，羅泓軾說：「白天的場景確實會讓CG特效的製作難度和工作量變大。我過往作品多使用夜晚戲份，因此本片希望做出不一樣的創作嘗試，想要探索衝突事件發生在白天會呈現怎樣的效果。」這一決策無疑增加了製作難度。白天的自然光線下，任何CG效果的瑕疵都將無所遁形。但從目前觀眾的現場反響來看，這種冒險獲得了回報——日光下的追逐場面既清晰又緊張，創造了獨特的視覺張力。

與《哭聲》相似，《HOPE：逆襲希望港》也使用偏遠村鎮加警察主角的組合，為何再一次做出這個選擇？羅泓軾給出了三點解釋：「首先，在以往的故事設定中，偏遠小鎮的警察長期處在安穩、少有重大危機的環境，當災難突然闖入，安穩被打破，能夠製造強烈戲劇張力。其次，本片警察的人物定位和《哭聲》並不相同：本片的小鎮環境高度孤立，警察、同僚和村民擁有很強集體意識，會團結起來共同抵抗外來的未知入侵者。最後，選擇警察角色也有敘事效率的考量。本片成片已經長達兩個半小時，如果逐一鋪陳大量人物完整背景，會繼續增加片長，借助警察身份可以高效推動劇情。」羅泓軾強調：「角色與場景都是服務於故事，本片警察的概念、作用與《哭聲》存在明顯區別。」

而對於故事大背景是否涉及外星人大戰、是否有續集計劃，羅泓軾則說：「我尊重所有觀眾的個人解讀。故事核心確實圍繞外星人來到地球展開。目前整部電影所有事件全部發生在白天，敘事視角站在人類這邊。但如果開發續集，可以切換為外星人的視角來講故事，續集故事甚至可以設定發生在夜晚。」然而，雖然已經在思考續集的創作方向，他亦強調：「續集並沒有確定一定會開拍，屬於未知數。」

## 親切友善的導演

### 記者手記

採訪羅泓軾無疑是個非常愉快的過程，我很久之前就看過羅泓軾的電影，他的《追擊者》《黃海殺機》《哭聲》的筆觸都犀利冷峻。在採訪開始之前，我曾以為羅泓軾人如其影，應該是個非常犀利冷峻的導演，然而讓我感覺到很意外的是，羅泓軾本人卻極其親切友善。作為韓國最優秀的導演之一，羅泓軾本人卻顯得十分的謙卑。他在採訪之前主動用中文說「你好」，在採訪結束後又主動用中文說「謝謝」，而在我把《HOPE：逆襲希望港》的電影票拿出來給羅

泓軾簽名留念時，羅泓軾再次說了「謝謝」，似乎是在感謝我觀看了這部電影並表達對電影的喜歡，這些細節無疑都體現出了這位韓國導演的友好和善意。在採訪過程中，羅泓軾也認真傾聽我的詢問，並且一直在紙上記錄着要點。在採訪結束後，他在紙上簽了自己的名字和我的名字，贈與我留念，他還在上面畫了萌萌的外星人——而我並沒有告訴過羅泓軾我的名字，是他自己在採訪名單上尋找到了並寫在了紙的右上角，採訪之後的合照，羅泓軾也主動伸手碰拳。

●羅泓軾手寫採訪要點給記者留念。

記者丁寧攝

